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四回 王二樓貪財誤偷屍

承差王明聞聽皮匠王二樓之言，帶笑說：「好的，幸虧才沒寫什麼別的重話，是王二哥你那扔的？」皮匠說：「是我扔的。」說話之間，將鞋縫完，遞給承差王明。王明接過，將鞋穿好，不慌不忙站起來就解襠包，唏哩嘩啦，就掏出鎖子。皮匠王二樓不開眼，反倒帶笑用手把王明一推，說：「去罷，這點活計值不得要錢，帶了去就完咧。這不是笑話了嗎？」說話的這個工夫，王明可就把鎖子掏出來咧，說：「怎麼叫你好意思白縫鞋嗎？我也是無可為報罷咧——給你個羅鍋子劉大人見見罷！」說著說著，嘩唧，項上一套，拉起就要講走。皮匠王二樓一見怪叫，吆喝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！怪不得人家說公門中爺們沒個相與頭，這句話真不錯！你們在其位的太爺們都聽聽，這才是不講理的呢！白縫鞋不要錢，他還不依，把我倒誣起來咧！還要給我個劉大人見見！你們太爺們說，這不是黃了天了嗎！」王明一見，說：「我把你這個關東劉的外孫慣造謠言；根半腿的錢亮禿子，聞聽的不要浪言叫，聽我告訴與你——」王明帶怒開言叫：「皮匠王二樓要你聽，非是我來將你鎖，有個緣故你不明：我奉那，劉公之命來拿你，快些走罷莫消停！」皮匠聞聽發了怔，少不得，回到衙門見劉公。無奈慌忙收擔子，他兩個，邁步如梭奔衙行。越巷穿街急似箭，留神看：府衙就在眼然中。可巧大人把晚堂坐，判斷呈詞理民情。王明一見不怠慢，手拉皮匠向裡行，來至堂前將千兒打，說道是：「大人在上請斷明：小的遵依爺命令，原來是，皮匠扔的小孩，他的名字叫王二，大人仔細問分明。」劉公上面一擺手，王明抖鎖一旁行。忠良上面往下看，觀瞧皮匠貌與容：年紀不過四旬外，眉目之中帶老成，身穿藍布舊夾襖，青布襠包繫腰中。大人看罷開言叫：「王二留神仔細聽：道邊孩童是你摺，又用鹽醃主何情？本府堂前從實講，但有虛言定不容！」皮匠聞聽將頭叩，說道是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：孩童本是小的摺，卻有緣故在其中。並非我家產生子，不知鹽醃主何情。」

劉爺聞聽微冷笑，說道是：「王二胡說了不成！」

劉大人座上聞聽：王二之言，說：「滿嘴胡說！死孩子既是你扔，緣可不知就裡？」皮匠說：「大人在上：這個死孩子，是北街上開鞋鋪的李三的。」劉老爺聞聽，說：「就是他的，你為何替他去扔？」王二說：「大人，這件事內中有個隱情，小的若不說講，大人聽之不明。小人當初在本府西街，開著座鞋鋪。此處有個姓李的，外號叫李三髒子，做的也是我這皮匠的手藝，家中甚是寒苦。小人當初周濟過他，到而今小人倒鬧累咧。李三髒子倒開了舖子咧，小的無處棲身，承他的情，叫小的在他舖子裡住著。小的昨日有件事情窄住咧，心裡想著和他借幾百錢，他想念前情，再無不應之理。誰知這小人更他娘的錢上黑，一個大錢不借！小人越想越氣惱，他不念當日周濟之情，忘恩負義。小的見他的櫃底下摺著一個藍布包袱，自當是衣服錢財在內，小的本要偷他的，一解胸中之氣。天還未亮，小人就起來咧，輕輕地將屋門開放，把那個藍布包袱就擱在小人擔子上了，小的就挑出去咧。到了那蓮花庵的東邊，打開一看，是個死孩子裡頭包著呢！我就賭氣子扔在小道旁邊咧。這就是實情，小的並不知鹽醃的緣故呀！」大人忠良聞聽皮匠王二之言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領王明到鞋鋪將李三拿來，當堂對詞。」「是。」王明、皮匠一齊答應，說罷，王明帶領皮匠一齊出了衙門，往北而走。王二樓眼望王明，講話說：「王大爺，這如今咱門去拿他，倘或他不認帳，反為不美。倒不如你領我往後邊拿眼瞞著。」王明說：「很好。」說罷，王二樓揚長而去。承差王明在後邊拿眼瞞著。

且說王樓邁步如梭，不多一時來至鞋鋪門首，往裡一看，可巧李三髒子在櫃裡頭坐著呢。一見王二樓前來，他就站起來咧，帶笑往外開言，說：「孽障行子，你乾的好事！自在我這裡住著，一個大錢房錢不和你要，時常的倒喝我個酒，這個樣的待你，這不越發好咧嗎，偷起我來咧！怎麼，你把我個藍布包袱也偷了去咧！卻原來你不自打量裡頭包的什麼好東西呢！

算你運氣低，沒有偷著。告訴你罷：是你個老生子舅舅在裡頭包著呢！還我罷，我還白給你五百錢，也不用你還。我那個東西，到你手也是個廢物。」李三髒子言還未盡，皮匠王二樓往後一點手，王明一見，不敢怠慢，緊跑幾步，登時來至了鞋鋪的門首。

王明舉目留神看，打量櫃裡那個人：年貌不過三十歲，打扮卻是買賣人。皮匠王二一努嘴，承差搭訕進舖中。李三一見忙站起，說道是：「爺台請坐獻茶羹。要用鞋來要用襪？吩咐我好遵命行。」王明聞聽佯不理，襠包掏鎖手中擎，邁步近前人一招，嘩唧套在脖項中。李三一見黃了臉，怪叫吆喝把話明，說道是：「在下並沒犯王法，無故上鎖理不通。倚仗公門欺買賣，李三不是省油燈！」王明聞聽微冷笑，說：「李三，不必發虛混充人。太爺既然將你鎖，總有緣故在其中。何用多說快些走，劉大人，當堂立等問分明。」說罷拉起向外走，皮匠王二后跟行。越巷穿街全拉倒，大人衙門眼下存。王明一見不怠慢，帶進王、李兩個人，來至堂前齊跪倒，王明回話一轉身。大人座上往下看，打量李三貌與容：年紀倒有三十上，面帶奸頑不老成。劉爺看罷開言問：「叫一聲，李三留神你聽明！」

劉公看罷，往下開言說：「你就是此處北街鞋鋪裡的李三嗎？」李三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小人就是李三。」賢臣爺又問說：「今有皮匠王二，當堂將你供出：蓮花庵的東邊，扔著一個藍布包著鹽醃的孩童，他說是你家扔的。但不知死後又醃他，主何緣故？倒要你實說。倘有一字不實，管把你狗腿夾折！」李三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要問這死孩子鹽醃的緣故，小人也敢撒謊。因為小人的房東是個年輕的寡婦，小人住著她的房子，總不給她房錢，每月還要倒使她個三吊兩吊的。她要不依，小人就拿這個死孩子訛她——我說是她養的。」

她怕小的吵鬧，被人恥笑，她不與小人一般見識，小人就得了這個倚。我就把這個死孩子收起來咧，一擱擱在櫃底下：預備到了月頭上，好搪房錢。不料昨日黑家，被王二樓當衣服財帛就偷了去咧。回大人：這就是死孩子的緣故。」劉公聞聽，說：「搪房錢罷了，為何又拿鹽醃起來？這是取何緣故呢？」

李三說：「小的實回大人：這宗東西，實在的難掏弄。好容易才得了這麼個，怕得是日子多了壞咧，沒有使喚的，故此才拿鹽醃起來咧。」劉爺又問：「這個死孩子，可是你家的麼？」李三說：「回大人：小的光棍漢，並無家眷，那來的孩子呢！」劉公上面一聲斷喝：「咄！我把你這奸詐的奴才！既不是你家的，是何處來的？快快實說！但有虛言，立刻把狗腿打折！」李三見問，他那還敢撒謊？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實回大人：是小人的個朋友送小人的。」劉爺聞聽李三之言，座上帶笑咧，說：「李三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這個朋友，真交著咧！他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字？住在那一塊？做何生理？快快說來！」

「是。小人的這個朋友，也住在北街上，三官廟的對過，開著座紙馬鋪，姓張，他叫張立。」劉爺聞聽，往下開言說：「王明，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大人舉：「你速去到北街上三官廟的對過紙馬鋪中，把那張立拿到堂前聽審。」王明答應，翻身下堂，出衙而去。

去不多時，把紙馬鋪中的張立帶到堂前，跪在下面。王明交差回話已畢，退閃一旁，劉爺座上觀看。

清官座上留神看，打量張立這形容：年紀未有三十歲，不過在，二十六七正妙齡。天庭飽滿準頭亮，地閣方圓唇更紅，臉似粉團一般樣，分明白面一書生。藍布袍兒正可體，外邊罩，青布夾套穿在身。腳上穿，白布棉襪行穿蕩，青緞皂鞋足下登。頭戴一頂立絨帽，杭批纓子通點紅。跪在堂前聽吩咐，垂頸低頭不作聲。大人看罷開言叫：「你就是張立嗎？紙馬鋪內做經營？傳你前來無別故，李三當堂把你供。他說是，你倆相好如骨肉，因此你送他死孩童。」

不可隱瞞從實講，但有虛言定不容！」張立聞聽大人的話，腹內說：「原來卻為這事情。皮匠李三嘴不穩，走漏風聲了不成。內有許多不便處，叫我怎樣去應承？」張立為難無主意，劉大人，帶怒開言把話明。